

# 人与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 编者的话

电视系列片《人与人》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赢得了观众的青睐。她讴歌了人世间的真善美，鞭挞了阳光下的假恶丑，在人与人之间又架起了一座真情与理解的桥梁；她像久旱后的甘霖，滋润着人们渴望的心田；她向日渐淡漠的人际关系发出了真诚的呐喊：人间自有真情在！

现在，我们将《人与人》（15~30集）节目整理编辑成文学剧本集，亦作为《人间自有真情在》一书的续集，公诸读者。您将发现，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人与人》的创作都有了明显的提高。对于电视理论研究人员来说，本书是颇有艺术价值的参考资料；在文艺爱好者眼中，本书亦不失为一部欣赏性很强的文学作品集；对广大读者来说，本书更是一曲陶冶情操，净化心灵的真实生动的生活乐章。

在真实的生活面前，一切高谈阔论都是苍白无力的。如果此书能在您的生活中增添更多的对生活的真诚，对人们的真情，那将是对编者莫大的安慰。

愿《人与人》这棵长青树永葆青春的光泽！

编者

1991年6月10日

# 目 录

编者的话

《人与人》十五——三十集剧本

- |                           |         |
|---------------------------|---------|
| 第 15 集 神鹰(上).....         | ( 1 )   |
| 第 16 集 神鹰(下).....         | ( 34 )  |
| 第 17 集(之一) 魂断梦随.....      | ( 60 )  |
| 第 17 集(之二) 爱与仇.....       | ( 72 )  |
| 第 18 集 独身女人.....          | ( 85 )  |
| 第 19 集 情满君山.....          | ( 103 ) |
| 第 20 集 道德的呼喊.....         | ( 114 ) |
| 第 21 集 为了明天.....          | ( 133 ) |
| 第 22 集(之一) 他从台湾来.....     | ( 160 ) |
| 第 22 集(之二) 妈妈,你可听见.....   | ( 171 ) |
| 第 23 集 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故事.....  | ( 186 ) |
| 第 24 集 金钱轰炸下的婚姻.....      | ( 197 ) |
| 第 25 集 小草明星.....          | ( 214 ) |
| 第 26 集 遗憾的爱情·为了忘却的纪念..... | ( 235 ) |
| 第 27 集(之一) 王冠勋章.....      | ( 257 ) |
| 第 27 集(之二) 天使的愤怒.....     | ( 268 ) |
| 第 28 集 蓝色的乐章(一).....      | ( 276 ) |
| 第 29 集 蓝色的乐章(二).....      | ( 302 ) |

第 30 集 蓝色的乐章(三)..... (330)

歌 曲

- 世界很大我很小 ..... (361)
- 爱的花海 ..... (362)
- 人间真情暖万家 ..... (364)
- 隔着大海 ..... (365)
- 为了陌生 ..... (366)
- 爱的历程 ..... (367)
- 闪光的心灵 ..... (368)
- 无言的歌 ..... (370)
- 不用说 ..... (371)
- 不要问我是谁 ..... (372)
- 我心中的歌 ..... (373)
- 伴侣 ..... (374)
- 这不只是爱情 ..... (375)
- 童心世界 ..... (376)
- 啊, 流星 ..... (377)
- 你总是笑咪咪 ..... (378)
- 妈妈, 你可听见 ..... (379)

## 第15集 神 鹰 (上集)

编剧 徐应源 陈欣欣

改编 陈纵骑 郭建英

**主持人：**生活需要一双雄鹰般犀利的眼睛，从高空中俯瞰这个大千世界，透过阳光的灿烂去谛听丑，映着月光的皎洁去凝视恶。

我们既要审美，又要审丑，我们才可能有一部完整的生活。

亲爱的观众，在90年代的大潮已经朝我们奔涌而来之时，我们中央电视台和福建省艺术电视中心联合录制的《神鹰》将继续执着地探索与展示改革时代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种种纠葛和奥秘，使它成为人们认识和思考社会变革中真善美与假恶丑等不同心态的一个小小窗口。

今天我们向全国电视观众讲述的是铁道公安战线上一位全国劳模的故事。我们相信这位福州铁路公安战士的所作所为，好似映照人们心灵的一面镜子；他的故事将留给人们的不只是一时的激动，而是长久的思考，思考我们的过去，也思考我们的未来。

〔一只乌黑的54式手枪喷射着火舌，“砰砰砰”三声枪响。

〔福州火车站出口处，众多旅客听到枪声，迅速向四周闪开。〕

〔随着枪声，陈善珉倒在血泊中。〕

〔一个平头男子转身举枪。〕

〔刘希强迎面而上。〕

〔平头男子连发两弹。〕

〔刘希强倒地。〕

〔平头男子夺路逃出站口。〕

〔倒在血泊中的陈善珉欲起不能，艰难地喊着(定格)〕

陈：抓住他！抓住他！

〔画面上急推出带血的“11·27”枪杀事件几个大字。〕

〔福州火车站广场。两个民警冲出派出所大门(定格)。〕

〔一保安员抓起一把扫帚迎上前来(定格)。〕

〔二个车站服务员冲了过来(定格)。〕

〔二号站台上，一个民警和一个车站职工奔下站台，越过铁轨(定格)。〕

〔公安分局会议室，开会的局长们奔出会议室(定格)。〕

〔车站站长奔出办公室(定格)。〕

〔福州火车站广场。平头男子在逃窜。勇士们形成包围圈(定格)。〕

〔行李房旁，平头男子边打枪边退，转身见一民警出现在面前，他举枪射击未响，民警跃身扑上(定格)。〕

〔十几个勇士围追上来，按倒平头，反扭平头的双臂

……

主持人：1989年11月27日在福州火车站发生了歹徒枪杀全国劳动模范铁路警察陈善珉和铁路职工刘希强的恶性

案件。当枪响之后，铁路警察、铁路职工、保安人员全往枪响处猛扑过去，不到五分钟，持枪歹徒就被我们的勇士制服，避免了一场更为严重的流血事件。在这里，奏起了一曲英雄群体的颂歌。

11·27枪声，引起了社会的巨大震动，紧接着在福州市展开了一场抢救负伤英雄的战斗……

〔铁路医院医疗大楼门前，数百献血者蜂涌而来。〕

〔省委秘书长办公室一架红色电话机铃声紧响。一只手拿起话筒。〕

**赵秘书长：**什么？陈善珉同志值勤时被歹徒枪击身受重伤，凶手已抓获。我马上去。

〔省立医院院长办公室内一架白色电话机铃声骤响，一只女性的手拿起话筒。〕

〔省委大楼内。秘书长拿话筒。〕

**赵：**院长同志，火车站发生了歹徒枪杀铁路民警、职工事件，请立即派出最好的外科大夫和所需设备到铁路医院全力抢救。

〔省立医院院长办公室内。〕

**女院长：**是，我们马上去。

〔马路上，一辆救护车闪着蓝灯，鸣着警笛呼啸而过。〕

〔铁路医院医疗大楼前，上百人在楼前焦急不安地向阻挡他们进入的护士询问情况。〕

〔一队铁路学校的献血学生走进铁路医院大院。〕

**领队：**护士同志，我们是来献血的，同学们希望能用自己的鲜血挽救英雄的生命。

〔省立医院的救护车驶入院内。献血的人群闪开一条

道。

〔车停在医疗大楼前，从车上跳下来专家、护士。〕

〔护士们抬着医疗仪器，随专家跑入大楼。〕

〔献血的群众在请求抽自己的血。〕

众：抽我的血吧。

众：我是O型血，抽我的！

〔护士站在楼前石阶上。〕

护 士：陈善珉是B型血，谁是B型血，请跟我来。

〔献血者中有不少人举着手跟护士入内。〕

众 甲：我是B型的！

众 乙：我是B型的！

众 丙：我也是B型的！

众 丁：我是O型的！

〔手术室内。输血器的特写。血浆不断地流进陈善珉的身体。〕

〔一只套着手套的手熟练地从托盘上取过手术刀。〕

〔手术室的无影灯下。〕

〔老院长正在做手术，脸上严肃认真的表情。〕

〔心电图的荧光屏上的波线越来越小。〕

〔几个医生紧张地注视着。〕

〔铁道大厦门口，女记者跑出大门，骑上一辆女式摩托。〕

〔铁道医院医疗大楼前，美淑在楼前哭泣。〕

美 淑：（痛苦万分地呼唤）善珉，你不能走，你不能走啊！

〔女记者骑着摩托来到医院，在楼前停好车子走到美淑



跟前。

女记者：大嫂，你冷静点，医院正在抢救，不要紧的。

美 淑：不，我要看看他，我要见他一面。

〔女护士上前拦住二人。〕

女护士：里面正在抢救陈善珉和刘希强同志，任何人都不能进去。

女记者：护士同志，这是陈善珉同志的爱人美淑同志，请让她进去看他一眼！

女护士：不行，这是制度，请回吧！

〔女记者扶着美淑坐在椅子上。〕

美 淑：我要看看善珉，他要死啦！（哭着冲进门去）

女记者：美淑，大嫂！（追上去扶住美淑）大嫂，你坐下歇会儿吧。

美 淑：善珉完了（哭）

女护士：不要紧的，现在省里最好的专家大夫都在里边抢救老陈。他一定会被救活的！您先回去吧！

女记者：大嫂，我们到外边去吧。

〔女记者扶着美淑往外走。〕

美 淑：小林，让你受累了。你也回去吧。嗨，缉私缉私，他整天和流氓、罪犯、走私分子打交道，我时刻为他担心，不知哪一天他就会被那些亡命徒……今天果然应验了。（啜泣）他是拎着自己的脑袋当警察啊！

女记者：是啊！他们干的是危险的事业，也是光荣的能引以自豪的事业。记得前两年我到福州火车站派出所采访老陈……

〔女记者跟着陈善珉走进候车厅。陈善珉注视着—位体态丰满的女人，那女人有意避开他的目光，紧抱着放在腿上的网兜，兜里装着桔子、香蕉和三四罐福建茉莉花茶。

〔陈善珉走近坐在那女人身边。

陈：这桔子多少钱一斤买的？

女 人：（回过头）六角，比阿拉上海便宜。

〔陈善珉隔着网兜抓起茶叶罐掂量着。

陈：这罐茶叶不便宜吧？

〔女人惊慌地把网兜抱得更紧了。

女 人：啊，不便宜，不不，便宜。福州比上海啥东西都便宜。

陈：（笑着）这种包装的茶叶我还没看见过，拿出来给我看看好吗？

女 人：这有什么好看的？快上车了……

陈：误不了，把茶叶罐拿出来！

〔女人佯装热情地取出一罐茶叶。

女 人：呀，这位人民警察态度真好！这罐茶叶阿拉送给依了。

〔陈善珉接过茶叶罐掂了掂后，伸手又去拿兜里的另外—罐茶叶。

陈：这一罐有半斤重吧？

〔女人赶忙用手压住。

女 人：嗯，你这手真准，正好半斤重。

陈：那一罐呢？也是半斤重？

女 人：都—样的！

〔陈善珉仍然笑眯眯地看着女人。〕

陈：不一样。

〔女人心中叫苦，但存在着侥幸心理，她望望四周，从小挎包内掏出一叠人民币塞进陈善珉口袋。〕

女人：侬不要声张，五百元。

〔陈善珉歪头看着女人。〕

陈：侬不觉得太少了么？

〔女人又要从小挎包里掏钱。〕

女人：大哥，侬要多少钱？

陈：哼，我要你这罐茶叶。

女人：好呀，送给侬好了。

陈：先收起来，跟我走。

女人：火车快开掉了呀！

陈：误不了事。

女人：跟侬到啥地方？

陈：车站民警值班室。

女人：为啥？阿拉有啥问题？

女记者：（自语）是啊，茶叶里有啥问题？都说陈善珉是神眼，今天我要看看这双神眼怎样穿透迷雾……

〔陈善珉一双神威的眼推出字幕“神眼”。〕

〔车站候车室。陈善珉在候车旅客中慢慢地走着。他这边叫起躺在椅子上的旅客，那边帮助旅客把放在过道上的行李拎到边上，这时低头看见对面的椅子下有包东西。〕

〔椅子底下的地上放着几盒月饼。〕

〔陈善珉问坐在月饼上面椅子上的大个子。〕

陈：你的行李呢？

大个子：都在这儿。

陈：那椅子底下那一袋月饼不是你的了！

大个子：我，那也是我的。

陈：到哪里去呀？

大个子：上海，回家。

陈：回家不带点福建特产，买这么多月饼干什么？上海的糕点比福建好。

〔陈善珉弯腰从椅子底下提起月饼。〕

大个子：是啊，别人送的，不能不带着。

陈：送这么多，都是月饼？

大个子：（故作轻松地）是，是，都是月饼。

〔陈善珉笑了起来，向近处女民警招呼。〕

陈：怕是咬不动的月饼吧？！小丁，你来一下。

大个子：（皮笑肉不笑地搪塞）没尝过……

陈：你跟她走一趟。

大个子：到哪去？

女民警：车站民警值班室。

大个子：啊？

女记者：（自语）他很可能有特异功能。

陈：小林，你想什么呢？

女记者：老陈，大个子的破绽在哪里呢？

陈：破绽在于把吃的东西塞在椅子下边又脏又湿的水泥地上。

〔陈善珉走向一张长椅，把椅子上的麻袋提了起来，〕

〔旁边的黑胖子一翻眼冲着陈喊。〕

**黑胖子:** 你要干什么?

**陈:** 给别的旅客腾个座位。

**黑:** 轻点儿!

**陈:** 我知道, 麻袋里装的是白木耳!

**黑:** 你真有经验。

**陈:** 干这个的嘛, 麻袋里没装别的东西?

**黑:** 没有

〔陈善珉突然改变口气。〕

**陈:** 把麻袋解开看看。

〔黑胖子不服气地。〕

**黑:** 我不解, 做白木耳生意不违法!

**陈:** (指着麻袋, 斩钉截铁地) 你麻袋里不光是白木耳, 还有别的东西。

**黑:** 什么? 你当警察的可不许诬陷好人!

**陈:** 我要让事实讲话, 解开!

**黑:** 不解开, 你要怎么样?

〔女记者担心地看着陈善珉。〕

**女记者:** (自语) 这下老陈该怎么处理呢? 碰到硬碴了。

〔陈善珉示意身后的女民警小林去解开麻袋。〕

〔黑胖子伸手按住麻袋。〕

**陈:** 检查!

**黑:** 别欺负老百姓! 动不动就检查。我问你, 要是你检查不出别的东西怎么办!

〔旅客们注视着陈善珉。〕

**女记者:** 查不出别的东西更好呀。

〔黑胖子摆开架势, 硬是不让查。〕

**黑胖子：**更好，那不行。你耽误了我的时间。时间就是金钱。你得赔我50元。

**女记者：**我也得问你，如果查出别的东西怎么办？你赔什么？

**黑：**（步步紧逼）赔脑袋、杀头，杀我的头。

〔女记者看了看陈善珉。〕

〔陈善珉胸有成竹地看着黑胖子。〕

〔黑胖子得意地笑了。陈善珉入画推开黑胖子，俯身提起麻袋放在椅子上，边说边解袋口。之后将麻袋里的白木耳全倒在地上。〕

**陈：**如果没有别的东西，这50元钱我出了！

〔地上的白木耳夹杂着许多不大不小的石头。〕

**黑：**（惊叫）啊？石头！

〔年轻民警拿起一块石头给黑胖子看。〕

**年轻民警：**你做白木耳生意是这样坑人？

**黑：**不，不！我这是向小胡子买的，是他坑了我呀，好几百块钱呐！

〔从陈善珉眼里可以看出他内心感到歉意，微笑着拍着黑胖子的肩膀。〕

**陈：**哎，胖子，对不起！刚才冤枉你了。

**黑：**（感激地对陈善珉）不，不，是你及时救了我，别怪我刚才狗咬吕洞宾，不识真假人，对你们无礼了！该死！现在我要找小胡子算帐！

〔陈善珉俯身帮黑胖子把倒在地上的白木耳拾进麻袋。〕

〔镜头推向女记者的近景。〕

**女记者：**这次虽说有一点失误，但是黑胖子的麻袋里确实有

异物，所以，黑胖子不但不怪罪老陈，而且对他感激万分。

〔陈善珉听到汽笛声，走出候车室。〕

陈：列车快进站了，我得先去出站口。

〔福州火车站出口处。陈善珉站在他习惯站的靠东面的出口门旁，他的神眼扫视着出站的旅客。〕

〔靠近老陈这一排队伍中有一个托着单拐的瘸子走了过来。镜头摇到他的双脚，脚上穿着一双高跟的皮鞋。〕

〔老陈的双眼盯着瘸子的那双鞋。〕

〔瘸子感到老陈在注视他的脚，心里一怔，脚步节奏错乱了一下。〕

〔陈善珉向瘸子迎了上去，扶他走出队伍。〕

陈：你这腿怎么了？

瘸子：瘸了！

陈：哦！请把车票给我看看。你是福清人，到河南做生意？

〔陈善珉弯下腰去摸瘸子的腿。瘸子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下。〕

瘸子：哦，不，是去找朋友玩……

〔陈善珉蹲下来摸瘸子的脚脖子。〕

陈：你的腿是怎么瘸的？小腿肌肉还很健壮嘛。

〔瘸子十分灵活地把脚缩回。〕

瘸子：哦，我的腿脖子是上个月摔断的。

陈：呀，伤筋动骨100天呀！怎么才一个月就穿这么厚重的皮鞋？来，我学过骨科，让我替你看看。

瘸子：不，不，我回福清有医生看；谢谢你了！

陈：能看看你的包吗？

瘸子：你看吧。

陈：你带这么多草纸？闹肚子啦！

瘸子：嗯呐。

〔陈善珉站起来拿过瘸子的拐杖掂了掂。〕

陈：走，跟我到值班室去。

瘸子：为什么？我又没有犯法。

陈：走吧，到了那里有好戏看。

瘸子：好戏看？拐，我的拐？

陈：（给拐）老老实实跟我走。

瘸子：暖。

〔一个风度翩翩的华侨模样的人拎着几张广东草席挤进旅客队伍。〕

〔陈善珉招呼他走出队列。〕

陈：先生，请出来一下。

华侨：警察先生，有何贵干？

陈：请问先生是去哪里发财呀？

华侨：南洋。

陈：带这么多广东草席送人？

〔镜头从草席上摇拉成华侨中景。〕

华侨：嗯，是亲戚交代买的！

〔陈善珉收住了笑容。〕

陈：别再演戏了，你大概是假华侨吧？

〔华侨额头上沁出了汗珠。〕

华侨：你这是对我的诬蔑！国内国外都是炎黄子孙呐！我要找你的上司告你的，礼貌的没有啊！



〔传出众旅客的笑声。〕

陈：对不起先生，把这捆席子带上……

〔陈善珉突然朝穿着警服的男子走去。〕

陈：喂，请你出来一下！

穿警服的：你叫我？

陈：是的！

〔他向队伍另一头的一位男民警喊。〕

陈：小方，你过来。

〔一男民警走上。〕

陈：你把这位先生的皮箱接过来，他很累了。

〔穿警服的男人看到陈善珉赶紧把眼睛避开。〕

华 侨：不累呀，没关系啦！

男民警：拿过来吧！

〔陈善珉看到了那个穿警服的眼神，便走到他的身边。〕

陈拍了拍他的肩膀。

陈：你是哪个单位的？

穿警服的：我是哈尔滨的。

〔陈善珉顺手提了一下穿警服的手提包。〕

陈：从东北带来什么东西呀？

穿警服的：东北的人参蜂王浆。

陈：人参蜂王浆？有意思！真的假的？

穿警服的：真的，地地道道的长白山参。

陈：哦？我倒要看看是真的还是假的。

穿警服的：你怎么不相信呢？假的我能买吗？

陈：好了，也请你跟我走一下！

穿警服的：干么？我是来执行任务的，耽误了工作你们能负